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四

序
記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
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
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
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
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
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
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

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

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

陽明先生全集 卷四
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闕也將闕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予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

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辭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

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究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

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比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未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

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邇奇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甫曰知之整齊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存不知也天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善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揚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

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
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揚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
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
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
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
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
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
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揚墨老釋。學
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
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
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揚墨老釋之
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
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
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
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
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
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
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
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
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

其泉與其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其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其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出。於予若水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鯨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垣也。圻慢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辨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

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旣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旣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末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旣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

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瑩愚不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貨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於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熟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

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叙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庠下之室而且暮待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邁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闖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爲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

而氣歎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
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
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
疑旬日。又往問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
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
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
人之論奕乎。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
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
恠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
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
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
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
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
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
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
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
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

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螿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是莫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

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莫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莫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為禪

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其苦也。與易牙同日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其苦妍媸之無辨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其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其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撫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

教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
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
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
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
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
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
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
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
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
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
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
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
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
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
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
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
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

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目詳然亦日就支離决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

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竅選蹈荆棘墮坑塹窀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問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

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恠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稟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蹙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

已矣。進士梁日孚携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旻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日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囂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迷曠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為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為，又始駭然以善，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唁之，以為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既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

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亦交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孚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

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渾蕩。而

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回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

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

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有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

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操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淨歎於其心者其氣緩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

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推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騫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跡。是慕其名

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神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念茲邑。睹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爲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

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
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
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
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
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
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
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
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
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
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
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
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
文辭。稍記習訓。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
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閔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
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
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
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
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
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
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克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

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或為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為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

剡以再聲上切也利也銳也又削也

鬢音奇馬項上鬣音蟹海別枝

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
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
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
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
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
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
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
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
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
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
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
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
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
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
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
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
無或昧者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

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爲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

陽明先生全集 卷四
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騫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叅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畧如學宮，延

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爲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既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篋輩相協經理閩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白

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騫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

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故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不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

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後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

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
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
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
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
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
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
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
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
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
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
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
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
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
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
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
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
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
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
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
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

議海痛
快直取
呼寐者
而使
盡起也

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君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為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

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 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此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餮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

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畧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爲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

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
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
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
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
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
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
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驚日遠，莫
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
以爲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
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
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
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宜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
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
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
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
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
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
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

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
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
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真然
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飾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
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
爲之貌淵毒阱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
夫是之謂四偽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
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
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
默矣仁者言也訥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
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
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
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
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
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
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

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
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

灌漑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

陽明先生全集 卷四
如饑者之於食未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講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

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

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甲戌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

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感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

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
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
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
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
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
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
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
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
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
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
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
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
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
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
盡於克已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已之道矣行
其克已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
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
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陽明先生全集
卷四
謹齋說

乙亥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俟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

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鳩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虵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况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

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
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
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
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
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梏亡
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
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
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群索居情可得肆
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
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
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
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修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
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湏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
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

洞見存
源非神
情去不
及此

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湏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盖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蘄為之說。予不能出於孟氏之言也。為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

道字正解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

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為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

已博即
約非博
在先而
約在後
也

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

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群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

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四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

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巳叙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湏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

甚而自治嚴矣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

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某之於道雖亦畧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求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

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傳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閭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寡，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誥，學文辭，其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痊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以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累爾性。斯可以免矣。其

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爲弊亦既可觀矣然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已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故曰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已。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已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觀。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為己。莽焉入於墮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

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談說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盖世之爲詞章者。莫不以是籍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辨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

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以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
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
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
同污。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
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
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
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
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
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亦微失之
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纔爲所動。即依阿隱忍。久將
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已之志。未能
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已之善。立已之誠。以
求快足乎已。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
爲已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
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
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
裡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
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

陽明先生文錄 卷五
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
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
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
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
不次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叅謁默然未
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
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爲既
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前茅子謂
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
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
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
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
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
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
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
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

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諸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仁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旣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

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其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

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感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格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月

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
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
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爾善、百工居肆以成其
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
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
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其或矜已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
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群爲志、則雖日講時習
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
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
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不有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
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
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
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
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
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

良知即
大本致
良知即
達道至
易至簡

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搏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

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偕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畧已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已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已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已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已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已之蠹。而因

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已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已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已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已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已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已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已之性也。期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

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媿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耄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嘒嘒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

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其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恠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居家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踞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滂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

家忽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徃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